

现在，很多人开始意识到搞艺术不是“做什么”、“怎么做”，而是“怎么想”的事了。

2006年威尼斯双年展的主题是“用思想去观看，用视觉去思维”，展场里几乎见不到传统概念上的雕塑作品，传统的造型、手法、材料被有意无意地回避了。许多艺术作品借用各种可能的媒材，如声、光、电、现成品等综合材料，由技术团队参与合作而成。大量的艺术品用传统的思维观念和欣赏方式已经无法充分解读。当视觉无法完全读懂眼前的作品时，“用思想去观看，用视觉去思维”这样的观看和思维方式便浮现出来。显然，新的思维观念至关重要。

新时期以来，雕塑作为造型艺术的“重工业”，在创作的思维观念上一开始就明显滞后。“星星画派”的展览中，雕塑家的作品很少；早期的圆明园画家村里，以雕塑家身份出现的艺术家几乎是零。此时大部分的雕塑家正在为基础建设埋头苦干，城市雕塑创作也因此在这一时期突飞猛进，出现了《拓荒牛》、《李大钊》、《郑成功》、《妈祖》等作品。同时，许多创作开始注意景观环境问题，在户外雕塑的语言和形式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不可否认的是，雕塑在当代艺术观念中失语了，在材料和空间上也失去了原有的优势。传统的雕塑语言显得苍白，甚至成为一种障碍。当代艺术批评家金·莱文在《后现代的转型》一书的导言中说，时间改变着我们思考和观看事物的方式。

只是这个时间来得太快，对很多发展中的事物还来不及思考，我们就需直接面对，只好跟着绘画、行为、装置、影像等跑上一阵。笔者作为一名雕塑实践者，也正是在这样的尴尬和被动接受中产生了几点思考。

一、思维观念的表达有赖于方法论的支持，即“怎么想”。艺术家在创作中要不断挖掘新的想法，并从中建构和完善自身的思想体系。从思维观念向视觉形象转化时，虽然需要灵光乍现，但更多是要依靠思想的支持，“用思想去观看，用视觉去思维”才是正途，否则便成了“点子艺术”。有的作品非常关注现实事件背后的政治、历史、文化等问题，发现偶然性中的必然性、必然性中的偶然性，如占卜般地从事着艺术创作，作品也带有明显的东方文化的神秘色彩。所以也有人认为艺术思维方法本身即观念。在这点上，杜尚是一位无可争议的先驱。他的作品《泉》就是用“现成品”的方式对现代

吴荣华：背包客（镜面不锈钢，铸铜着色）长200cm







吴荣华：栖居·梦呓之一（玻璃钢，丙烯着色）高 50cm

艺术进行嘲弄，他的衣帽架、自行车、叉子、雪铲、香水瓶……让形式、风格、技艺无语，而视觉的思想扩大了。他抛弃了架上绘画，开始思考艺术的本质问题。他成了一位炼金术士，把艺术从一重境界带入另一重境界，经过净化升华，将艺术从视觉形象转变成一种思维方式的凝结物。

二、思维观念的产生建立在对现实生活、社会事件的关注和研究之上。艺术家既不是哲人，也不是社会学家，更不是政治家，他不寻求解决现实问题的答案，而是对现象提出疑问，并从艺术家个人角度出发给予揭示，让作品更具有深刻的寓意和强烈的震撼力。如隋建国的《中山装》，在他看来“中山装”印记着中国百年历史，作品表达出在每个中国人的精神上都有一件“永远脱不掉的中山装”。笔者的作品《丰碑——沁园春·雪》将毛泽东《沁园春·雪》的书法文字进行拆解，把解构后的文字笔画作为“雕塑的材料语言”，重塑“无字丰碑”，再将其置于《沁园春·雪》的屏风之前，引发观者对一系列问题进行思考——正确的历史观是什么、如何解读历史，以及历史的意义何在，等等，从而产生出不同的解读方式和历史感怀。

三、叙述方式的改变和传统秩序的打破引发新的思维观念。一般的理解是思维观念的改变引起叙述方式的改变或打破正常秩序，但是许多事情往往不是那么顺理成章。当初发明电脑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没想到通过电脑网络，我们还可以生活在另一个虚拟世界里，并从虚拟世界里的虚拟图像中又产生出许多虚拟的雕塑形象。许多 80 后、90 后艺术家直接从虚拟的图像世界中获取资源和体验进行创作，从这种全新的感受中获得自由表达的可能。因为叙述方式的改变和正常秩序的打破，唤醒了我们沉睡的思考，从而产生出许多新的观念。当代

吴荣华：栖居·梦呓之二  
（玻璃钢，丙烯着色）高 110cm







吴荣华：沁园春·雪（钢板烤漆）高200cm

艺术大量出现拼接、挪用、重述、并置、综合等手法，正是为了“重新叙述”。而重新叙述的结果往往是批判和颠覆，这正是后现代主义的社会心态、思维模式和文化策略。

四、对传统语言与材料的认识尚存在误区。其实，传统雕塑语言本身，包括传统雕塑材料本身并没有过错，只是在观看时常常因为传统语言和传统材料而引发出传统的审美情感，从而阻碍了当代雕塑思维观念的表达，有时雕塑家在创作过程中也会不自觉落入自己的“圈套”，导致无法将自己的思维观念很好地表达出来，所以人们开始有意无意地回避传统的雕塑语言和材料。而使用语言的关键在于怎么用，现实主义手法可以很好地反映当下生活和事件，并易为大众所接受，语言本身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中国的绝大多数雕塑家都善于此道，但也最容易做成具有典型性、舞台戏剧化、纪念碑式的雕塑，与大众生活拉开了某种距离。因此，需要打破陈规，避开约定俗成的手法，不在传统的“惰性”中自我满足。许多中青年雕塑家在这方面已取得可喜成绩，用具像、写实的雕塑语言反映当下生活，表达当代意识。材料作为雕塑“物”的载体，一直存在无限的可能，在新材料和新技术不断更新的今天更是如此。如展望的太湖石系列，以镜面不锈钢依石锻造而成，消解了传统太湖石的“皱”、“漏”、“瘦”、“透”之美，在剔透的镜面反光中窥探到自然宇宙的微缩景观。因此，有时候材料代表着思想，代表着观念。或可以说，材料即观念。

五、艺术家需要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在当代艺术中，价值多元并存，创作跨界交叉，对艺术作品的评判更是五花八门、莫衷一是，因此艺术家的身份便很难认定。必须强调的是，只有思想才具真正的力量。“我思故我在”，作为一名艺术家，有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有没有真正从自身出发，让自己的思想与世界发生关联，有没有通过艺术手段达到具视觉性的思考并获得共鸣，只有做到这一点，才有可能说“艺术家的指向即艺术”，艺术家能“点石成金”。

在当代艺术的发展中，学院教育依然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在学院与非学院之间、经典与反叛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墙内墙外，争鸣与共鸣，艺术区已成了教练场。回到开头的话，作为艺术家，不仅要知道自己“做什么”、“怎么做”，更要知道自己“怎么想”。

作者单位 厦门大学艺术学院美术系

责任编辑 陈乾

吴荣华：旧时明月  
（镜面不锈钢，锻铜）高197cm



2014/5-163- | 文艺研究